

## 古橡树下的幽灵之宝

名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历险记》中描述说，海盗的宝藏都是装在破木箱里，埋在老枯树下，半夜时，这棵树的树枝阴影所落下的地方就是藏宝地，这类情景几乎就是“幽灵”宝藏的再版。

1795年10月，一位少年登上离加拿大仅3英里处的橡树岛旅游，他发现朝海一面的大片红橡树林中突然出现空旷地，地中间独立着一颗古橡树，树枝上似乎挂过一个古船的吊滑车，正下方有一个浅坑，根据迹象判断，这里可能埋有海盗的宝藏。

原来，橡树岛在17世纪时是海盗出没之地，有一个著名海盗叫威廉·基德，又名“船长基德”，是英国劫掠船船长，半神话式的海盗，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记载的屈指可数的海盗之一。在英国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他以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海盗之一著称。有关他藏宝的若干小说中，有一本是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金臭虫》。

基德1645年出生于英国格里诺克，年轻时便航行在海上，1689年后成为英国合法的劫掠船长和纽约州的船主。在

大英殖民地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一带，他多次受命驱逐沿海法国人的私掠船。1695年英国国王吉尔劳斯三世委派他前往红海和印度洋搜捕骚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私掠船，尽力逮住当时声名狼藉的海盗托马斯·韦克、约翰·爱尔兰等。翌年2月27日，基德驾驶一艘大型三桅战舰“艾迪文特·加利号”（意即“冒险战舰”号）从美洲德特福德出航驶往南非好望角。但在海盗频繁出没的东非海岸游弋了数月，始终没有碰上一艘海盗船。据说，海盗早已通过内线闻风而逃了。基德光荣凯旋的梦幻破灭了，他和那些醉心冒险的船员逐渐丧失了道德观。基德变得暴虐恣肆，转而进行劫掠活动，并在一次发怒争吵中将炮手长威廉·穆尔打成重伤致死。

1697年9月，基德强行抢走摩尔人的船货，满足他们强烈而潜在的海盗欲望，他们开始走向深渊。同年11月，基德抢走“拉梅坦”号船上的珍宝。随后，又霸占了一艘载有价值400万英镑珠宝的大船“凯达格·梅尔尚”号，凿沉了已不能远航的“冒险”号。1698年10月，他驾驶“凯达格·梅尔尚”号返回美洲途中，在大西洋一小岛安提瓜岛停留，船员们都上岸寻欢作乐去了，惟有基德留在小岛上。据说为防止他的赃物被盗，他来到附近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将财宝埋进很深的洞穴，然后又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清扫了一切痕迹。

这时，基德已经五十余岁了，他得悉自己已被海军法庭指控为海盗，判他犯有“武装越货”罪，这在当时是要处死的。他决心结束海盗生涯，依靠美国的一帮船东为他开脱，交出一笔巨款，或许就可以免遭惩罚。于是，他依然驾驶“凯达格·梅尔尚”号继续朝美洲行驶。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他抛下“凯达格·

梅尔尚”号，新买了一条船“安东尼奥”号驶往纽约城。来到美国后，他同波士顿一位富有的孀妇结了婚，并定居纽约城。他用重金买了一个爵位，从此化名叫史蒂文森伯爵。这位伯爵的财产对外界来说始终是个谜，因为他是纽约市惟一可以在银行中无限透支的存户。他的舞厅是纽约城最典雅华丽的交际场所。当时，谁能收到他们夫妇的一张舞会请柬，就标志着这个人在社交界的成功。谁知好景不长，基德原来的船东后台再也不愿冒险为他开脱，转而反戈一击，指责他犯下弥天大罪，给基德当头一棒。更使他目瞪口呆的是，在他企图劝说当时纽约殖民地总督贝洛蒙伯爵为他辩解时，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被贝洛蒙逮捕后押送英国受审，在牢里关了两年多。1701年5月8、9日，基德被指控杀害穆尔和进行过5次劫掠，宣告有罪。在审判中有关两起劫掠案的重要证据被隐瞒了，后来基德和另外9名船员被伦敦奥德贝莱法庭判处绞刑。尽管基德三番五次提出抗议，甚至开出这样的价码：“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笔巨宝。给我一条生路，我就讲出藏财宝的地方。”但这一切早已无济于事了。5月23日，一辆黑色的囚车驶入伦敦中心广场中央的刑台前，里面走出基德和两名刽子手。基德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海盗基德”。在众目睽睽之下，刽子手将绞索套上了他的头颈。随着执行官一摆手，这个臭名远扬的海盗船长被绞死了。基德虽然死了，但有关藏宝地的传闻不胫而走，探索他藏宝地的活动近300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狡兔三窟，基德藏匿的财宝到底有几处？总计有多少？这些都只有他自己才知晓。但随着他命归黄泉，基德财宝成了一笔真伪难辨的幽灵之宝。基德的藏宝之地也

众说纷纭。有人说科科洛莫洞穴里藏有基德的一批黄金箱子，它位于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边境太平洋海岸的圣埃伦娜港湾。此外，有两个地方更有可能，一处是加拿大的奥克岛（又称橡树岛）位于新苏格兰南部。

1795年10月，一个叫丹尼尔·麦克金尼斯的少年到该岛探险，他发现有一棵古橡树被锯掉了树枝并有起吊滑车绳索绕过的痕迹，树下方有一个类似矿井的洞穴，他判断下面可能埋有海盗宝藏。于是，他叫来两个伙伴挖掘洞穴，发现这是一个深约30米的古井，每隔3米便有一堆腐烂的树段。1803年西蒙·林德斯率领包括这三个男孩在内的工人继续深挖，在27米深处发现一块刻有神秘符号的石块，意思被译出来是：“在此下面12米埋藏了2000万英镑。”后来，古井中积满18米深的盐水，挖掘被迫中断。1850年，又一批探宝者发现距古井152米的东面海滩退潮时不断冒出水泡，他们在水泡处发现一套复杂的引水系统通向古井，推测古井只是海盗骗人的藏宝地，真正的藏宝处可能就在连通古井而通向地面的侧井里，可能只有10米深，便于海盗取宝。1897年，人们又在距地面47米深处挖出一卷羊皮纸，上面有用鹅毛笔写的两封信。他们断定，可能是17世纪常出没此地区的基德在此埋有一笔上亿美元的财富，同时也摆下了迷魂阵。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探索奥克岛宝藏的历史已达190余年，无数的钱财及6条性命搭在这个岛上，真可谓“劳命伤财”。岛上的财宝仿佛同人们捉迷藏，至今仍未露面。但寻宝者仍旧一茬接一茬。拥有声纳、红外线电视、金属探测仪、水下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及其他各种最现代化仪器的美国特立通

股份公司，计划耗资 200 万美元，在岛上搞探宝工程。公司董事长戴维德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揭开这个近 300 年最激动人心的秘密。估计利润将达 5000 万美元。”截至 1987 年，特立通股份公司探宝还没有结果。这使许多人产生了动摇，怀疑该公司的判断是否准确，他们认为财宝可能并不在奥·克·岛上，而是在附近的什么岛上。但不管怎样，一旦发现基德的珍宝，相信一定能轰动全世界，这不仅因为基德的藏宝数目惊人，而且因为基德所掠夺的珍宝中有一些是著名历史文物，真正的无价之宝。现在，搜寻基德藏宝的活动正在走向高潮。奥克岛四周可见挖宝的景象：巨型英格索尔·南德空气压缩机，硕大的水泵头，五花八门的机器以及盘缠在地上的铝槽。

另一处最具浪漫色彩的基德藏宝地位于远东的一座孤岛“骨架岛”上。据传 17 世纪末叶基德从一个印度君主奥兰格兹伯亲王那里抢来价值 3 亿法郎的财富。他把财宝运到东经 125 度附近的小孤岛上。在助手的协助下，他干掉所有帮他藏宝的人，后来他对助手也下了毒手。他把这些人的尸体钉在树上，让每具尸体的右手指向藏宝地，指向“死亡谷”，财宝就藏在谷底下 9.15 米深处。对这笔不义之财，后世有歌谣为证：“财宝就埋在一座岛上的湖底，要到那里；就要知道通往死亡谷的路基，无眼无发的骷髅就是要遵循的标记。”那么骨架岛的传说又是依据什么呢？1953 年，英国律师休伯特·帕尔默在据说是基德的保险箱的夹层里发现一幅残缺的 18 世纪航海图，经过加工粘贴，发现海图上对一座神秘的“骨架岛”上藏匿的财宝有说明。据此资料，后来一支由 13 人组成的寻宝队乘坐“拉莫尔纳”号双桅帆船驶向远东，但很快在怀特岛附

近遭遇风暴，帆船搁浅后便杳无音信了。

有人推测“骨架岛”位于菲律宾北部“台风之源”的死亡群岛里。1956年，日本个海岛上的珊瑚洞穴里发现批黄金保险箱及银条，又有人推断这是基德的藏宝。看来，基德藏宝的传说真假掺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像“幽灵”那样飘忽不定，成为藏宝史上一大悬案。

1988年，一个加拿大和美国的投资者的经济实体特里顿联合有限公司，在橡树岛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该公司准备为此投资1000万美元。

特里顿已在橡树岛上钻出二百多个孔洞，有的钻在165英尺深的岩层。寻宝人员已找到许多纤维物质、灌溉系统的遗留物、大铁钉、一把手工制做的剪刀，以及其他一些人工制品。该公司对每件人工制品都进行详尽的分析。经过分析他们认为埋宝的时间应该是1795年以前。200年中所有的寻宝者均告失败，特里顿如何能取得成功呢？蒙特利尔的企业家、特里顿的总裁大卫·托拜厄斯说：“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和详尽的计划。”计划中包括一个直径80英尺的巨大坑穴，至少要挖出96万立方英尺的土，还要装上流量为每分钟6000~8000加仑的抽水设备。托拜厄斯不喜欢把特里顿的这次行动称之为寻宝工程，也不愿推测地下财宝的价值。他说：“我们对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感兴趣，有人认为这里埋着几十亿美元的东西，但是其考古学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

## 印度古钱币失踪之谜

我们早就知道 2000 年前的罗马人步亚历山大大帝后尘，到过印度。在当时交通既不便利也不快捷，做这么远的旅行可算是一项壮举。罗马人不畏千里迢迢，甘冒种种艰苦到东方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行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商人只要经营东方奢侈品贸易，都有厚利可图。但罗马人面对那些文化迥异、似乎亦无所求于罗马商贾的印度人，有什么可以提供呢？原来在印度南部曾有罗马钱币出土，一般人一听自然以为是零星出土的，但事实上钱币多半是大量埋藏在一起的。

那么，是否有少数魄力过人的印度人垄断了与西方的贸易，而迅速取得大量在印度不能用的钱财？或者，这些窖藏钱币，对印度收集者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历史家细心将东西方贸易的证据集合起来，详加研究，终于对印度宝藏之谜提出别具匠心的答案。

当时罗马帝国国泰民安，商业贸易兴旺发达，罗马富有公民渴求各大洲、各文明地区的奢侈品，都能满足所欲。商贾从未开化的北方人那里输入琥珀和皮毛，从非洲运来象牙、黄金、香料及竞技用的野兽，从印度次大陆则运来充满东方色彩

的奇珍异货。

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14 年），罗马与印度贸易兴盛。远自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到东方发财的故事本已人人乐道，到这时许多印度商旅来到罗马帝国，更激发了罗马人做贸易的兴趣。有一队印度商人带来了许多奇珍或异物，诸如天生无手臂的人、大河龟、蛇，还有“大如秃鹰”的鹫；其他商旅则带来珍珠和宝石，这些才是罗马市面的洋洋大观、更有代表性的进口货。当时每年总有 120 艘船，由受罗马控制的埃及乘着季风驶往印度，去装运这些珍贵货物。

在这种贸易中最活跃的代理商就是罗马帝国的批发商人，他们是以亚历山大港为根据地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港在地中海海岸，是西方主要港口，东方的货物和原料即经此集散和转运。在印度，商人首先沿马拉巴海岸建立贸易站，在这些贸易站采购得大批香料，特别是胡椒，还有平纹细布、香水和象牙。公元 1 世纪末期，罗马商人从今日称为斯里兰卡的地方，借以物易物方式采购到珍珠和宝石，并且向印度商人购得远东地方的产品，最著名的当然是中国丝绸。

要购买所有这些商品必须有一种方法付款，但是当时印度这个国家的人民多不知有货币，对于罗马商人惯用的钱币，他们并无多大需求，所以免不了产生买卖时如何付款的难题。不过，这种麻烦最后以很巧妙的方法解决了。

1775 年，首次有一大批罗马钱币在印度出土。当时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假定这些窖藏钱币，是印度商人的积蓄，由于某种不幸遭遇或意外事故，致使钱币长久埋没了。但现代历史终于了解，印度人有兴趣收藏这许多钱币，并非因为罗

马钱币可用于购货流通，当时印度人完全没有货币概念，而仅是把钱币作金锭或银锭看待。

因此每一批窖藏钱币都已称过重量然后印上证明戳记，代表的是某一定量的金子或银子，要购买某种整批的货物时，拿出这样的一批钱币作货款便行，就像现在印度集市上，有时也称出银首饰重量以确定可交换多少货物。由于罗马的金子和银子已经分铸为一个个有统一标准的金圆或银圆，这样印度人收集和应用起来就很方便，从而大大提高了罗马人的商誉。罗马学者普利尼说过，因为罗马钱币的质量不变，尽管上面所铸为历代不同帝王的头像，但所有钱币重量相同，其金或银含量也始终如一，所以斯里兰卡国王有了好感，对诚实的罗马商人颇为优待。

当时的印度人为免得这些钱币重新用作货币，所以在钱币帝王头像上凿上一道刻痕，很多在印度出土的罗马钱币就是这样毁损的。尽管印度人不用这些钱币作小额交易，但他们并不漠视钱币上的精美可爱图案，印度人更以这些图案为蓝本，用赤陶仿钱币制成穿孔或带环孔的首饰，可能还镀金然后佩戴。这样仿制确实是捧足了场。

但从罗马人的观点看来，钱币不断流往东方，而且一去不回，显然并非健全的营商之道，因此很快便实施了钱币出口限制。后来暴君尼禄降低了罗马银币的成色，印度人对罗马钱币的实在价值丧失了信心，于是拒绝再接受任何罗马钱币。商人不得不另谋易货的代用品，因而开始以商品互换，通用商品包括精美餐具、玻璃、亚麻布、珊瑚、灯饰、加工的宝石和酒等。1940年，印度的阿里卡梅杜发掘出一个罗马人主要的贸

易站，发现了大量地中海地区所制陶器的碎片，表明罗马商人运用这种新贸易策略十分成功。阿里卡梅杜的仓库贮藏意大利陶罐、碟、美酒和餐具，在作坊里可以加工珠宝和织染平纹细布。

但罗马军团要维持强大战斗力、罗马人民要安居乐业，并不仰仗与印度的贸易。公元 3 世纪罗马内部危机重重，引致商业和贸易衰退，商人信心不足，与印度的直接贸易便停顿下来。从前充任中间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贸易接过来做。亚历山大港的商人不再顺季风扬帆渡海做买卖。从此，西方心目中的印度再次成为充满神秘和难以接触的传说之邦。

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公元前 336 至 323 年）东征西讨，首开地中海地区居民与印度互相交往风气。但由于波斯地方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兴起，古代横贯亚洲内陆的路线遭阻截，从地中海至次大陆即不能经陆路往来。于是商人转而向海上谋求安全的商路。

公元前 1 世纪，一位叫希帕洛斯的希腊商人发现可以利用西南季风来往印度次大陆，并且他提供了准确的地理资料。于是，其他商人迅即利用希帕洛斯所说的风与东方做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在 7、8 月间，善于利用季风的商人有 40 天时间可从阿拉伯港口直航印度南海岸的马拉巴。12 月至 1 月完成交易后，则经红海，或波斯湾及陆路回到地中海。到公元 1 世纪，西方商船队已绕过印度南端到达次大陆东岸的贸易站（此前则经陆路），从此也建立地中海与斯里兰卡的直接贸易，有的船只更远航至缅甸、马来、越南，甚至中国。

## 寻找“阿波丸”上沉没的黄金

1944年底，二战已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已濒临失败的边缘，尤其是其海上运输线已被完全切断。美国政府怕日本政府穷凶极恶，迫害战俘，遂通过中国和瑞士从中斡旋，允许日政府可以动用少量运输船。“阿波丸”号就是其中的一条。

“阿波丸”号通体乳白色，被称为“幸运之神”。1945年2月17日，“阿波丸”号装载八百多吨物资，驶向东南亚，并从东南亚带回二千多名乘客。同时，它还秘密地装运了300吨橡胶、3000吨锡锭、2000吨钨、800吨钛、40吨黄金、12吨白银、50箱工业钻石、50箱珍珠玛瑙和部分货币，总数达50亿美元之巨。

4月1日傍晚，“阿波丸”号驶入台湾海峡。晚22点，在那里巡逻的美国“皇后鱼”号，未经请示，也未示警告，突然向“阿波丸”号发射了3枚鱼雷。随着3声巨响，“阿波丸”号断为两截，慢慢地沉入海底。整条船只有一人生还。

“阿波丸”号在海底沉睡了32年。1977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准备打捞“阿波丸”沉船。此项工程称为“7713工程”。1977年3月，中国打捞公司的调查船和海军合作，奔赴

沉船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测量，终于在 5 月 1 日发现了目标。

如果说发现目标是个困难的过程，那么，打捞则是个艰险的历程。一直到 1980 年 7 月 6 日，整个“阿波丸”号才得以重现天日。’

但疑惑也随之而来。对照当年的存货记录，货物全部找到，但独独没有那 40 吨黄金。从“阿波丸”装上货到被击沉，中间并未停过船，那么 40 吨黄金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这不仅令我们困惑，也为世界所不解。究竟谁拿走了这 40 吨黄金，则仍然像沉在海底的谜。

## 找寻流失异城的黑水城珍宝

1907年3月17日，当英国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从新疆古道赶往敦煌，从而成为亲眼目睹王道士发现的敦煌秘宝的第一个欧洲人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两次”光荣的召见。临行时，他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他们对他的这次远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后科兹列夫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十分激动与神往……

俄国学者并不否认当年列强从事此类探险“是在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探险所得当地地形测量及情况报告，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是作出了一定让步。”只是他们认为，在事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保存和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探险所获知是“最宝贵的贡献”。

现在看来，在当时众多的外国探险家中，俄国人的鼻子最灵敏。有资料表明，在敦煌，当斯坦因用牛车把经卷抢回伦敦之前，俄国人奥勃鲁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骗换

了 2 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 2 年；而对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他甚至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前，就从当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遗址，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据科兹洛夫回忆，他并非第一个觊觎黑水城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已有人多次跋涉前往，只是都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当地蒙古族不仅没有告诉他们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们引向了与黑水城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 年 3 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扎地，即将进入荒漠。这一次，科兹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终于攻破了曾经守护了多年的防线，得到了王爷所遣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 13 天(1908 年 4 月 1 日~4 月 13 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然而，“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 10 箱，共重约 160 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

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勘探发掘。

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如果体会他5月27日日记中的话——“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可以感到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

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闻名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40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500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

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 15 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 3000 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入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 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1909 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如今，全部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相关艺术品则藏于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 “马来之虎”藏宝寻踪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东南亚战区司令、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大将，率日军攻克了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在占领东南亚期间，为了向天皇进贡，讨得天皇的青睐，他拼命搜刮东南亚人民的珍宝，积敛了巨额财宝。1944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日军海空主力遭到盟军的毁灭性打击。当麦克阿瑟将军率美军反攻菲律宾时，日军已濒临灭顶之灾。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山下奉文让菲律宾人将其搜刮来的黄金、宝石等埋藏起来，然后又枪杀了这批埋宝人，不留一个活口。藏宝图分为若干份交给亲信秘密带回日本。随后，山下奉文十几万大军惨败，基本上全军覆没，他本人也难逃法网，被盟军审判后绞死。随着他命归黄泉，“马来之虎”藏宝便成为一大谜案。

过去数十年来，菲律宾流传着前总统马科斯探得“马来之虎”所藏之宝的消息。马科斯对此说时而否认，时而又承认，令人疑真疑假，难以分辨真伪，这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

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初期任美军少尉，是美国远东军21师情报官，驻守菲律宾。由于马